

眞

話

一





誥

眞

(一)

撰景弘陶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真誥二十卷。梁陶宏景撰。宏景有刀劒錄。已著錄。是書凡運象篇、甄命授、協昌期、稽神樞、闡幽微、握真輔、翼真檢等七篇。其運象篇書末。宏景敍錄又作運題象。前後必有一譌。然未詳孰是也。文獻通考作十卷。此本乃二十卷。蓋後人所分析也。所言皆仙真授受真訣之事。朱子語錄云。真誥甄命篇。卻是竊佛家四十二章經爲之。至如地獄託生妄誕之說。皆是竊佛教中至鄙至陋者爲之。黃伯思東觀餘論。則云真誥衆靈教戒條後方圓諸條。皆與佛四十二章經同。後人所附。然二氏之書。亦存此一家於天地閒耳。固不必一一別是非。亦無庸一一辨真僞也。伯思又云。小宋太乙宮詩。瑞木千尋聳。仙圖幾弔開。註云。真誥謂一卷爲一弔。殊不知真誥所云弔。卽卷字。蓋從省文。真誥音亦爾。非弔字也。然則此書諸卷。皆原作弔字。陶宗儀說郛蓋本於此。今皆作卷幾。亦非宏景之舊矣。

眞誥序

誥者告也。書有湯誥、洛誥、諸篇。孔安國云：誥以大義告乎天下者是也。經有緯，緯者相經緯也。其事皆足以輔翼乎經，故言緯也。眞誥之作，其緯於經者乎？其目自運象至於翼眞檢者凡七。蓋有象乎緯，能通乎緯，必知誥矣。陶君之意，亦謂卦六十四道之元也。道德五千言，元之道也。其餘蹟元之奧，鈎元之微，能與易老貫者，各形乎言，各見乎事。雖然，事與言非元矣。其書所載，往往出乎緯之所輔經者。予少耽黃老說，搜索道家者流幾千家，殫精日月，無能深鑿其鍵，嘗接江西道士吳靜，極言元事。靜曰：誤矣。余驚拜曰：願學道，靜曰：讀易乎？讀易足矣。後乃以易悟所得者易也。陶君固甚知道，凡有啟於後學者，其或自此始歟？太乙宮高士玉京外臣易如剛，告予以茅山栞眞誥，欲敘其略。昔者沈約遺陶君書，深言先生糠粃流俗，超然獨覽，名書絳簡，至理精微，惟欲下風，問道未知厥路。若有屬於誥者矣。然陶君銘茅山曲林館，迺云：祈生翊命，各謂知道，參差經術，跌宕辭藻，是數語者，全爲誥設。此翁一銘，猶足爲山中無窮清風。況書乎？嘉定十六年十一月冬至日，朝散大夫行秘書郎高似孫敘。

真誥卷一

華陽隱居陶宏景撰
克和居士張海鵬訂

運象篇第一

萼綠華詩

神嶽排霄起。飛峯鬱千尋。寥籠靈谷虛。瓊林蔚蕭森。此一脚出下。似是一字被墨濃。不復可識。正中抽。生標美秀。弱冠
流清音。棲情注慧津。超形象魏林。揚彩朱門中。內外邁俗心。我與夫子族。源胄同淵池。宏宗分上業。於今
各異枝。蘭金因好著。三益方覺彌。靜尋欣斯會。雅綜彌齡祀。誰云幽鑒難。得之方寸裏。翹想籠樊外。俱爲
山巖士。無令騰虛翰。中隨驚風起。遷化雖由人。蕃羊未易擬。所期豈朝華。歲暮於吾子。萼綠華者。自云是
南山人。不知是何山也。女子。年可二十上下。青衣。顏色絕整。以升平三年十一月十日夜降。此兩字
即應是羊自此往來一月之中。輒六過來耳。云本姓。又剪除。此一贈。此一字本是權字。詩一篇并致火
權字。澣布手巾一枚。金玉條脫各一枚。條脫似指環而大。異常精好。神女語見。此本是草作權字。後人君慎勿
泄我。泄我則彼此獲罪。訪問此人。云是九嶷山中得道女羅郁也。宿命時曾爲師母毒殺乳婦。元洲以先
罪未滅。故令謫降於臭濁。以償其過。與權。此權亦草作。故似尸解藥。今在湘東山。本懸此中此女已九百

歲矣。

尋此應是降羊權。權字道與。忱之少子。後爲晉節文黃門郎。卽羊欣祖。故欣亦修道服食也。此乃爲楊君所書者。當以其同姓亦可。楊權相問。因答其事而疏說之耳。按升平三年是己未歲。在乙丑前六年。衆眞並未降事。

右三條楊君草書於紙上。

南嶽夫人與弟子言書識如左。

弟子卽楊君自稱也。此衆眞似是集洞宮時。所以司命最在端。當爲主人故也。夫人向楊說次第位號如此。非降楊時也。

東嶽上眞卿司命君。

東宮九微眞人金闕上相青童大君。

蓬萊右仙公賈寶安。

鄭人。自此後皆是稱諸眞人之字。非其人名也。氏族亦見世道書傳中也。

清虛小有天王王子登師。

按青童高尊。乃可不敢稱諱字。此清虛是南嶽之師。尙稱字。獨不顯茅司命字。亦爲難詳也。

桐柏眞人右弼王領五嶽司侍帝晨王子喬。

青蓋眞人侍帝晨郭世幹。

衛人。

戎山眞人太極右仙公范伯華。

幽人。

少室眞人北臺郎劉千壽。

沛人。

幡冢眞人左禁郎王道寧。

常山人。

大梁眞人魏顯仁。

長樂人。

岷山眞人陰友宗。

陸渾眞人太極監西郭幼度。

九嶷山侯張上貴人。

岱宗神侯領羅鄩右禁司鮑元節人。東海人。

華山仙伯秦叔隱人。馮翊人。

葛衍真人周季通。

陽洛真人領西歸傳淳于太元人。西城人。

潛山真伯趙祖陽人。涿郡人。

勾曲真人定錄右禁郎茅季偉。

鬱絕真人裴元人。

白水仙都朱交甫。

三官保命司茅思和。

太和真人山世遠。

右二十三真人坐西起南向東行。此於禮乃是南向。以西方爲上。而後女真東向。則應起南。今反北者。當是以側近高真故也。

太和靈嬪上真左夫人。

北海六微元清夫人。

北漢七靈右夫人。

太極中華右夫人。

紫微左宮王夫人。

滄浪雲林右英夫人。按右英是紫微姊。今反在後。當位業有升降耳。

上眞司命南嶽夫人。此卽魏夫人也。自說。故不稱姓。

八靈道母西嶽蔣夫人。按有數號者。並以多爲高。西王母稱九靈。則八靈宜在七靈前。而今反在後者。亦所未詳。又受讀黃庭事云。北嶽蔣夫人。與今不同。

上眞東宮衛夫人。

方丈臺昭靈李夫人。

紫清上宮九華安妃。

朱陵北絕臺上嬪管妃。

北嶽上眞山夫人。

西漢夫人。

長陵杜夫人。

右十五女眞。東向坐。北起南行。說此事時。雖不記月日。不知在何年。既是衆眞名位。故出以居前。按衆眞位號前云以爲高者。猶今世之徽號也。

六月二十一日夜。定錄問云。許長史欲云何尋道。登答勸修眞誠之意。定錄又言。昔有趙叔臺。王世卿。亦言篤學。而竟不如人意。遂爲北明公府所引。此是乙丑年六月也。自此前唯有六月十五日定錄授。是答長史書。論茅山中事。此前又已有一授。不記何月日。並在第四卷中。自餘無有。

鄧都宮中官屬也。

昔屏廓天津採華赤邱是時聲顯靈袂蒙塵華喬

僑事。字少倚人。發煥秀山高詠苑。

霄自謂元響所振。無往不豁。既濯以靈波。實望與物榮庵。既未能暢業駢羅。游岫逐逸。然後知悟言之際。應元至少。於是佛音弗。駕而旋。偃靜葛臺。夫元亦無親。流鑒遁真。若以雲壁一往。想齊獨邁。俯自啟瀾。動應潛逸。始乃吾等並有欣慨耳。往見況意相知。篤末書云。伏覽聖記。事跡淵妙。金策素著。青錄元定。遂跨塵俗。逍遙紫陽。何蕭蕭之清遠。眇眇之真貴哉。若能者矣。請借來喻。又云。得道之階。錯厲精神。靖躬信宿。洗誠求矜。如斯而言。道已邇也。然貪夜之間。宜篤經營。乃後得手。結天維。足浮靈網。心遊太空。目擊洞房。不待久日也。若五情愆波。三魂越忝。於是三真舞劍。黃闕鍵關耳。可不力之。可不力之。六月二十二日夜鷄鳴喻書。此紫陽旨也。

右二條有長史寫。

清靈真人說寶神經云云。

抄此修行事出在第三卷中。不復兩載。

紫微夫人喻書如左云云。

事亦在第三卷。

興寧三年歲在乙丑。六月二十三日夜喻書此。其夕先共道諸人。多有耳目不聰明者。欲啟乞此法。即夜有降者。即乃見喻也。

此楊君自記也。長史年出六十。耳目欲衰。故有咨請。楊不欲指斥。託云諸人。

又告云。道士有耳重者云云。

事亦在第三卷。

右一條清靈真人言。

真人告云。櫛頭理髮。欲得過多。事亦在第三卷。

右一條紫微夫人言。

其夜初降者。適入戶未坐。自言今夕波聲如雷。弟子請問其故。答云。向見東海中大波。弟子者。楊君自稱也。

右南嶽夫人言。

又告云。汝憎血否。答曰。實憎之。云。血在路上。若汝憎之。當那得行。又答曰。當避之耳。又云。避之佳。故不如目不見乃佳。

右南嶽夫人言。

自此後諸真共語耳。

又云。寶神經是裴清靈錦囊中書。侍者常所帶者也。裴昔從紫微夫人授此書也。吾亦有。俱如此寫。西宮中定本。

問西宮所在。答云。是元圃北壇。西瑤之上臺也。天真珍文。盡藏於此中。

右南嶽夫人言。

裴真人又言。此書與隱書同輩事要。而即可得用也。一名七元隱書。右二十三日授訖此。

南嶽夫人見告云。紫微左夫人王諱清娥。字愈意。阿母第二十女也。鍾羽野元壘山主教。當得成真人者。

右一條。先此一夕所授。此一條。即是二十二日夜與紫陽所喻。同夕當復大應有事。後云聲氣下。亦是此夕。楊後又追憶此一事。更疏在二十二日例中。故云先此一夕也。

右從清靈來。凡十二條。有長史寫。

六月二十四日夜。紫微王夫人來降。因下地請問。真靈既身降於塵濁之人。而手足猶未嘗自有所書。故當是卑高迹邈。未可見乎。敢諮於此。願誨蒙昧。夫人因令復坐。卽見授。令書此以答曰。此揚君自述事也。例多如此。夫汎景虛元。無塗可尋。言發空中。無物可縱。流浪乘忽。化遁不滯者也。此二行皆浮沈冥淪。儵遷灼寂。是故放蕩無津。遂任鼓風。屹存乎虛舟而行耳。故實中之空。空中之有。有中之無象矣。至於書迹之示。則揮形紙札。文理曷注。麤好外著。元翰挺煥。而範質用顯。默藻斯坦。形傳塵濁。苟竊露有骸之物。而得與世進退。上玷逸真之詠。下虧有隔之禁。亦我等所不行。靈法所不許也。今請陳爲書之本始也。造文之既肇矣。乃是五色初萌。文章畫定之時。秀人民之交。別陰陽之分。則有三元八會。羣方飛天之書。又有八龍。雲篆明光之章也。其後逮二皇之世。演八會之文。爲龍鳳之章。拘省雲篆之迹。以爲順形。梵書分破。二道壤真。從易配別。本支乃爲六十四種之書也。遂播之于三十六天。十方上下也。各各取其篇類。異而用之。音典雖均。蔚跡隔異矣。校而論之。八會之書。是書之至真。建文章之祖也。雲篆明光。是其根宗所起。有書而始也。今三元八會之書。皇上太極。高真青仙之所用也。雲篆明光之章。今所見神靈符書之字是也。爾乃見華季之世。生造亂真。其作巧末趣徑。下書皆流尸濁文。淫僻之字。舍本效假。是囂穢死迹耳。夫真仙之人。曷爲棄本領之文迹。手畫淫亂之下字耶。夫得爲真人者。事事皆盡得真也。奚獨於凡末之麤術。淫浮之弊作。而當守之而不改。玩之而不遷乎。夫人在世。先有能書。善爲事者。得真仙之日。外書之變。亦忽然隨身而

自反矣。眞事皆邇者不復廢。今已得之濁書。方又受學於上文。而後重知眞書者也。鬼道亦然。但書字有小乖違耳。且以靈筆眞手。初不敢下交於肉人。雖時常有得道之人。而身未超世者。亦故不敢下手陳書墨。以顯示於字迹也。至乃符文神藻。所求所佩者。自復始來而作耳。所以爾者。世人固不能了其端緒。又使吾等不有隱諱耳。冥中自相參解矣。內外自相關矣。又四極明科。高上禁重。亦自不聽我等復爲世間常書也。我既下手。子固不解。亦將何趣。兩爲煩濫耶。此亦當闢其可否。殆不足嫌。想少暢豁於胷懷。盡不自書之流分矣。

上眞司命南嶽夫人授令書如左。

若夫仰擲雲輪。總轡太空。手維霄網。足陟玉庭。身升帝闕。披寶歛青。上論九元之逸度。下紀萬椿之大生。遂竦景電。肅千霞煥明。眞言元浪。高譚玉清。激朱脣之流徽。運日氣之零零。爰乃吐烽却煙。彈金奏瓊。鸞音舊粲。鳳唱嘉聲耳。若但應景下旋。迴靈塵埃。參輦弊宇。敖拂朝市。來成眞才。訓我弟子。則玉振落響。琳鐘內抑。周目五濁。契闊愆室。神勞臭腥。填鼻斂氣。遂閉蘭音於中華之元。退案金聲之劣劣而發耳。夫神者言微於邇。萬里必接奇韻。雖觸錯鑿無滯。故眞理之旣分。開遐則道高邈。璞不肆瑩。而致有卑微之聰也。今子乃有心覺之至。將致嫌似之思。外觀流俗之對。內有遲疑之悟乎。不運事宜。亦已邁也。望所營者道。研咏者妙耳。道妙旣得。高下之音。必坦然矣。此非所謀。吾子加之至慮。散蕩斯念。宜慎之耳。

右三條有楊書。

六月二十四日夜南嶽夫人見授命書此先是二十二日夕有在別室共論講道紫微南嶽二夫人語氣語音殊下不解其趣今故授書此以答所共講者之疑心也初來見授時色氣猶不平授畢可爾弟子唯覺色有不平都無他可道此一條亦是楊君自記論

南嶽夫人其夕語弟子言我明日當詣王屋山清虛宮令汝知之所至也

其夕又言海東桐柏山西頭適崩二百許丈紫微王夫人云世人之思慮何得事事真審耶可不事有答其心也南嶽夫人言戲之耳欲建堅之也瑩實之也

興寧三年歲在乙丑六月二十五日夜此是安妃降事之端記錄別爲一卷故更起年歲號首也

紫微王夫人見降又與一神女俱來神女着雲錦裙上丹下青文彩光鮮腰中有綠繡帶帶係十餘小鈴鈴青色黃色更相參差左帶玉佩佩亦如世間佩但幾小耳衣服儵儵有光照朗室內如日中映視雲母形也雲髮鬢此應是鬢字髮黑髮貌也鬢整頓絕倫作髻乃在頂中又垂餘髮至腰許指着金環白珠約臂視之年

可十三四許左右又有兩侍女其一侍女着朱衣帶青章囊手中又持一錦囊囊長尺一二寸許以盛書書當有十許卷也以白玉檢檢囊口見刻檢上字云玉清神虎內真紫元丹章其一侍女着青衣捧白箱以絳帶束絡之白箱似象牙箱形也二侍女年可堪十七八許整飾非常神女及侍者顏容瑩朗鮮徹如玉五香馥芬如燒香嬰氣者也香嬰者嬰香也出外國初來入戶在紫微夫人後行夫人既入戶之始仍見告曰今日有貴客來相詣論好也於是某即起立夫人曰可不須起但當共坐自相向作禮耳夫人坐南向某其

夕先坐承牀。下西向。神女因見。就同牀坐。東向。各以左手作禮。作禮畢。紫微夫人曰。此是太虛上眞元君。金臺李夫人之少女也。太虛元君昔遣詣龜山學上清道。道成受太上書。署爲紫清上宮九華眞妃者也。於是賜姓安。名鬱嬪。字靈簫。紫微夫人又問某世上曾見有此人。不。某答曰。靈眞高秀。無以爲喻。夫人因大笑。於爾如何。某不復答。紫清真妃坐良久。都不言。妃手中先握三枚棗。色如乾棗。而形長大。內無核。亦不作棗味。有似於梨味耳。妃先以一枚見與。次以一枚與紫微夫人。自留一枚。語令各食之。食之畢。少久許時。眞妃問某年幾。是何月生。某登答言三十六。庚寅歲九月生也。眞妃又曰。君師南眞夫人。司命秉權。道高妙備。實良德之宗也。聞君德音甚久。不圖今日得敘。因緣歡願。於冥運之會。依然有松蘿之纏矣。某乃稱名答曰。沈湎下俗。塵染其質。高卑雲邈。無緣稟敬。猥虧靈降。欣踊罔極。唯蒙啟訓。以祛其闇。濟某兀兀宿夜所願也。眞妃曰。君今語不得有謙飾。謙飾之辭。殊非事宜。又良久。眞妃見告曰。欲作一紙文相贈。便因君以筆運我鄙意。當可爾乎。某答奉命。卽襞紙染筆。登口見授。作詩如左。詩曰。

雲闕竚空上。瓊臺聳鬱羅。紫宮乘綠景。靈觀藹嵯峨。琅軒朱房內。上德煥絳霞。俯漱雲瓶津。仰掇碧柰花。濯足玉天池。鼓枻牽牛河。遂策景雲駕。落龍轡元阿。振衣塵滓際。褰裳步濁波。願爲山澤結。剛柔順以和。相攜雙清內。上眞道不邪。紫微會良謀。唱納享福多。某書訖。取視之。乃曰。今以相贈。以宣丹心。勿云云也。若意中有不相解者。自可微訪耳。

紫微夫人曰。我復因爾作一紙文。以相曉者。以示善事耳。某又襞紙染筆。夫人見授。詩云。二象內外泮。元

氣果中分。冥會不待駕。所期貴得真。南嶽鑄明金。眇觀傾笈帑。良德飛霞照。遂感靈霄人。乘飈儔衾寢。齊牢攜絳雲。悟歎天人際。數中自有緣。上道誠不邪。塵滓非所聞。同目咸恒象。高唱爲爾因。書訖紫微夫人取視。視畢曰。以此贈爾。今日於我爲因緣之主。唱意之謀客矣。紫微夫人又曰。明日南嶽夫人當還。我當與妃共迎之於雲陶間。明日不還者。乃復數日事。又良久。紫微夫人曰。我去矣。明日當復與真妃俱來詣爾也。覺下牀而失所在也。真妃少留在後而言曰。冥情未攄。意氣未忘。想君俱咏之耳。明日當復來。乃取某手而執之。而自下牀。未出戶之間。忽然不見。

六月二十六日夕。衆真來。疏如左。

紫微王夫人。

紫清上宮九華真妃。

上真司命南嶽夫人某師。

凡此前後云某者。皆楊君自隱名也。

紫陽真人。

茅中君。

清靈真人。

茅小君。

又有一人年甚少。整頓非常。建芙蓉冠。著朱衣。以白珠綴衣縫。帶劍。都未曾見。此人來。多論金庭山中事。

與衆眞共言。又有不可得解者。揖敬紫微、紫清、南眞、三女眞。餘人共言平耳。云是桐柏山眞人王子喬也。都不與某語。又前後初有眞人來見降者。時皆自不卽與某共語耳。

各坐良久。紫清真妃曰。欲復煩明君之手。筆書一事。以散意忘言可乎。某又褰紙待授。眞妃乃徐徐微言而授曰。我是元君之少女。太虛李夫人愛子也。昔初學眞於龜臺。受玉章於高上。荷虎錄於紫皇。秉瓊鉞於天帝。受書於上眞之妃。以遊行玉清也。常數自手扉九羅。足躡元房。霄形靈虛。仰歎日根。入宴七闕。出轡雲輪。攝三辰而俱升。散景霞以飛軒也。非不能採擇上室。訪搜紫童。求王宮之良儔。偶高靈而爲雙。接元引奇。友干帝郎矣。直是我推機任會。應度歷數。俯景塵沫。參龍下邁。招冥求之雄。追得匹之黨耳。自因宿命相與。乃有墨會定名。素契玉鄉。齊理二慶。攜鴈而行。匏爵分味。醢袞結裳。顧儔中饋。內藏眞方也。推此而往。已定分冥簡。青書上元。是故善鄙之心。亦已齊矣。對景之好。亦已域矣。得願而遊。歡兼昔旨。豈不冥乎自然。此復是二象大宗。內外之配職耳。實非所以變無反澹。凝情虛刃。靈刀七累。遣任太素。保眞啟玉。單景八空之謂也。秀寂高情。鬱輿流霄。使鳳歌雲路。龍吟虎鳴。天皇雙景。遠升辰樓。飛星擲光。日月映軀。口吐冥煙。眼激電光。上寢瓊房。流行玉清。手掣景雲。足陟金庭。若自此之時。在得道之頃。爲當固盡內外。理同金石。情纏雙好。齊心幃幙耳。爲必抱衾均牢。有輕中之接。塵穢七神。悲魂任魄乎。蓋是妾求氏族於明君耳。非有邪也。今可謂得志懷眞情。已如一方。當相與結駟玉虛。偶行此元。同撥絳實於玉圃。併採丹華於閬園。分飲於紫川之水。齊濯於碧河之濱。紫華毛帔。日冕蓉冠。逍遙上清。俱朝三元。八景。出落鳳

扉雲闌。仰漱金髓。咏歌玉元。浮空寢晏。高會太晨。四鈞朗唱。香母奏煙。齊首偶觀。攜帶交裙。不亦樂乎。不亦得志乎。明君其順運。隨會。妾必無辭。且亦自不得背實反冥。苟任芻懷矣。授畢。復自取視而言曰。今以此書相詣。庶豁其滯疑耳。言畢乃笑。良久。紫微夫人曰。眞妃之辭盡矣。論好之緣著矣。爾亦不得復有所容也。元運冥分。使之然耳。南嶽夫人見授書曰。冥期數感。元運相適。應分來聘。新搆因緣。此攜眞之善事也。蓋示有偶對之名。定內外之職而已。不必苟循世中之弊穢。而行淫濁之下迹矣。偶靈妃以接景。聘貴眞之少女。於爾親交。亦大有進業之益得。而無傷絕之慮耳。千神於是可使試觀。不得復陳矣。眞旌必可尅往。雲輶必可俱駕也。吾往曾因紫微夫人爲汝構及此意。今遂如願。益使我欣欣。慎勿復疑矧於心芻矣。我昨見金臺李夫人於清虛中。言爾尙有疑正之心。色氣小有眼。謂應作恨字汝違此舉。誤人不小。眞妃有神虎內眞丹。青玉文。非爾所有者。輩良才求寫。故當不爲隱耳。今日相攜。何但文章而已。將必乘景玉霄乎。若有未悟者。宜微訪可否。眞妃見夫人書言。乃笑而言。攜手雙臺。娛歎良會。景輶同機。於此齊乎。